

<<最后一头战象>>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最后一头战象>>

13位ISBN编号：9787534249983

10位ISBN编号：7534249988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时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作者：沈石溪

页数：23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最后一头战象>>

### 内容概要

动物小说之所以比其他类型的小说更有吸引力，是因为这个题材最容易破人类文化的外壳和文明社会种种虚伪的表象，可以毫无遮掩地直接表现丑陋与美丽融于一体的原生态的生命。

人类文化和社会文明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更新，但生命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更新，但生命中残酷竞争、顽强生存和追求辉煌的精神内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因此，动物小说更有理由赢得读者，也更有理由追求不朽。

## <<最后一头战象>>

### 作者简介

沈石溪，原名沈一鸣，1952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慈溪。  
1969年初中毕业赴西双版纳插队，在云南边疆生活了十八年。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创作以动物小说为主，已出版作品五百多万字。  
曾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国图书奖、冰心儿童

<<最后一头战象>>

书籍目录

给大象拔刺 最后一头战象 象冢愤怒的象群 象警死亡游戏 动物档案——象 野猪跳?野猪囚犯野猪王  
动物档案——猪与狗熊比举重 智取双熊 棕熊的故事 动物档案——熊 闯入动物世界 获奖记录 珍  
藏相册

## &lt;&lt;最后一头战象&gt;&gt;

## 章节摘录

给大象拔刺 那年月，时兴赤脚医生。所谓的赤脚医生，就是在缺医少药的农村，挑一些有文化的青年，到医院培训三五个月，发给一个药箱，边劳动边行医，为农民治一些简单的病。

我就曾经是一名边疆农村的赤脚医生。

那天清晨，我背着药箱到橡胶林去巡诊，走到流沙河边的大湾塘。突然，从树背后伸出一根长长的柱子，横在我面前，就像公路上放下一根红白相间的交通杆一样，拦住了我的去路。

林中昏暗，我以为是根枯枝倒下来了，伸手想去拨拉，手指刚触摸到便吓得魂飞魄散——热乎乎、软绵绵、干沙沙，就像摸着一条刚刚在沙砾上打过滚儿的蟒蛇。

“妈呀——”我失声尖叫。

随着叫声，大树后面闪出一个庞然大物，原来是一头深灰色的大公象，撅着一对白森森的象牙，朝我奔来。

别说我了，就是百兽之王的老虎，见到大公象也要夹着尾巴逃跑的。

我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

我刚逃出五六米远，突然“嗖”的一声，一根沉重而又柔软的东西扫中了我的脚，把我摔了个嘴啃泥。

我仰头一望，原来树背后又闪出一头成年母象，给了我一个扫荡鼻。

一公一母两头大象像两座小山似的站在我面前。

我想，它们中无论是谁，只要抬起一只脚来在我背上踩一下，我的五脏六腑就会被挤牙膏似的从口腔里挤出来的。

反正是必死无疑了，我也懒得再爬起来，闭起眼睛等死吧。

它们并没踏我一脚。

公象弯起鼻尖，钩住我的衣领，像起重机似的把我从地上吊了起来。

莫非是要让我做活靶子，练练它那刺刀似的象牙？

唉，事到如今，我也没法挑剔怎么个死法了，它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它们让我站稳了，没用象牙捅我个透心凉，而是用鼻子顶着我的背，推着我往密林深处走。

我晕头转向，像俘虏似的被它们押着走了大半个小时，来到一棵独木成林的老榕树下。

象鼻猛地一推，我跌倒在地。

嘿，在我面前两尺远的树根下，躺着一头小象。

这是一头半岁左右的幼象，只有半米多高，体色瓦灰，比牛犊大不了多少，鼻子短得就像拉长的猪嘴。

它咧着嘴，鼻子有气无力地甩打着，右前腿血汪汪的，不断在抽搐，哼哼唧唧地呻吟着。

母象用那根万能的鼻子在小象的头顶抚摸着，看起来是在进行安慰。

公象则用鼻子卷起我的手腕，使劲往小象那儿拖曳。

我明白了，这是一家子象，小象的右前腿受了伤，公象和母象爱子心切，便到路上劫持个人来替小象看病。

好聪明的象啊，好像查过档案似的，知道我是赤脚医生。

我心里顿时涌起一股强烈的求生愿望来。

我想，既然它们捉我来是为了替小象看病，只要看完了，大概就会放我回去的。

我不敢怠慢，立刻跪在地上给小象检查伤口。

是一根一寸长的铁钉扎进了小象的足垫，看样子已经有好几天了，整只脚肿得发亮，伤口已发炎溃烂，散发着一股腥臭。

我的医术堪称世界最差，平时只会给人擦擦红汞、碘酒什么的，从未给谁动过手术；但此时此刻，我就是只鸭子也得飞上树，我没有金刚钻也得揽这份瓷器活。

我要是谦虚推辞，公象就会送我上西天。

## &lt;&lt;最后一头战象&gt;&gt;

我从药箱里取出镊子、钳子、酒精、棉花等东西，就壮着胆开始干起来。

首先当然是要消毒，我抬起小象的脚，将小半瓶酒精泼进创口。

没想到小象也像小孩子似的怕疼，它“哇”的一声，像杀猪似的嚎叫起来。

立刻，我的脖子被公象的长鼻子勒住了，就像上绞刑似的把我往上提。

“啾——啾——”大公象双眼喷着毒焰，低沉地吼叫着。

显然，它不满意我把小象给弄疼了。

还讲理不讲啦？

我又没有麻药，动手术哪有不疼的！

怕疼就别叫我治，要我治就别怕疼！

可我没法和大象讲理；对牛弹琴，对象讲理，那是徒劳的。

我双手揪住象鼻子，想扳松“绞索”，但公象力大无穷，长鼻越勒越紧，我脚尖点着地，已经快喘不过气来了。

唉，这死得也太冤枉了。

就在这时，母象走过来，把它的长鼻搭在公象的鼻子上，摩挲了几下，嘴里还“呀呀啊啊”地叫着，估计是在劝慰公象不要发火，让我继续治疗，到最后实在治不好再问罪处死也不迟。

公象“哼”地打了个响鼻，松开了“绞索”。

我把尖嘴钳伸进小象的伤口。

还没开始拔钉子呢，小象又哭爹喊娘起来。

我害怕蛮不讲理的公象再次给我上绞刑，赶快将半瓶去痛片塞进小象嘴里。

遗憾的是，这么大剂量的去痛片对小象作用却不大。

我钳住钉子往外拔时，它又脑袋乱摇疼得要死要活了。

大公象虎视眈眈地盯着我，长鼻高高翘起，悬在我的头顶：白晃晃的象牙从背后瞄准我的心窝，随时准备把我吊起来捅个透心凉。

我冷汗涔涔，脊梁发麻，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叫小象停止呻吟。

逼急了，我冲着小象破口大骂：“混账东西，叫你个魂！”

我好心好意替你治疗，你他妈的还想让你可恶的爹杀了我呀！”

没想到，我这一发怒，一叫喊，竟然把小象给镇住了，泪汪汪的双眼惊愕地望着我，停止了叫唤。

我趁机把钉子给拔了出来。

下一步要清洗创口，它又快疼哭啦。

我再次恶狠狠地大声唾骂：“闭起你的臭嘴！”

你再敢叫一声，我就把钉子戳到你的喉咙里去！”

小象倒是被我吓住了，骇然将涌到舌尖的呻吟咽了回去。

可母象不干了，嫌我脾气太粗暴。

它看不得小象受半点委屈，宽宽的象嘴对准我的耳朵，“啾——”大吼了一声。

我的脑袋像撞了墙似的嗡嗡响，眼冒金星，耳膜发胀。

那叫声，比十支摇滚乐队同时演奏还厉害。

我不敢再骂小象，又不敢再让它呻吟，便只有跟它一起哭。

它疼得要叫唤时，我也扯起喉咙拼命喊疼；它身体哆嗦时，我也在地上颤抖打滚；它痛苦得乱甩鼻子时，我也像中了枪子儿似的揪住胸口摇摇晃晃。

公象和母象大概觉得我和它们的小宝贝双双痛苦，这样挺公平，也有可能觉得我又哭又闹样子挺滑稽，它们安静下来，不再干涉我的治疗。

我终于把小象的创口清洗干净，撒了消炎粉，又用厚厚的纱布给包扎起来。

过了一会儿，小象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勉强能行走了。

公象和母象这才扔下我，簇拥着小象进了树林。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下午，我又从那条路走过。

突然，“咚”的一声，一只比冬瓜还大的野蜂窝掉在我面前，里头蓄满了金黄色的蜂蜜。

我抬头一看，哦，是曾经绑架过我的那家子象，站在路边的草丛里，朝我友好地扑扇耳朵挥舞鼻子。

## &lt;&lt;最后一头战象&gt;&gt;

显然，这只野蜂窝，是它们付给我的医疗费。

小象还欢快地奔到我面前，柔软的鼻子伸到我的鼻子上来。人和人表示亲热，是彼此伸出手来握手；象和象表示亲热，是鼻尖和鼻尖钩拉在一起握鼻。可惜我的鼻子只有一寸高，没法和它握鼻。

最后一头战象 解放前的西双版纳，傣族的最高领主叫召片领。

他曾经拥有一支威风凛凛的象兵。

所谓象兵，就是骑着大象作战的军队。

象兵比起骑兵来，不仅同样可以起到机动快速的作用，战象还可用长鼻劈敌，用象蹄踩敌，直接参与战斗。

一大群象，排山倒海般地扑向敌人，战尘滚滚，吼声震天，势不可当。

一九四三年，日寇侵占了缅甸，铁蹄跨进了和缅甸一江之隔的西双版纳边陲重镇打洛。

象兵在打洛江畔和日寇打了一仗。

战斗异常激烈，枪炮声、厮杀声和象吼声惊天动地；鬼子在打洛江里扔下了七十多具尸体，我方八十多头战象全部中弹倒地，血把江水都染红了。

战斗结束后，召片领让大家在打洛江边挖了一个长宽各二十多米的巨坑，把阵亡的战象隆重埋葬了，还在坑上立了一块碑：百象冢。

曼广弄寨的民工在搬运战象的尸体时，意外地发现有一头公象还在喘息，它的脖颈被刀砍伤，一颗机枪子弹从前腿穿过去，浑身上下都是血，但还活着。

他们用八匹马拉的大车，把它运回寨子。

这是唯一幸存的战象，名叫嘎羧。

好心肠的村民们治好了它的伤，把它养了起来。

我一九六九年三月到曼广弄寨插队落户时，嘎羧还健在。

它已经五十多岁了，脖子歪得厉害，象嘴永远闭不拢，整天滴滴答答地淌着唾液；一条前腿也没能完全治好，短了一截，走起路来踉踉跄跄；本来就稀疏的象毛几乎都掉光了，皮肤皱得就像脱水的丝瓜；岁月风尘，两支象牙积了厚厚一层难看的黄渍。

它是战象，它是功臣，受到村民们的尊敬和照顾，从不叫它搬运东西，它整天优哉游哉地在寨子里闲逛，到东家要串香蕉，到西家喝筒泉水。

我和负责饲养嘎羧的老头波农丁混得很熟。

因此和嘎羧也成了朋友。

我插队的第三年，嘎羧愈发衰老了，食量越来越小，整天卧在树荫下打瞌睡，皮肤松弛，身体萎缩，就像一只脱水柠檬。

波农丁年轻时给土司当了多年象奴，对象的生活习性摸得很透。

他对我说：“太阳要落山了，火塘要熄灭了，嘎羧要走黄泉路啦。”

几天后，嘎羧拒绝进食，躺在地上，要揪住它的鼻子摇晃好一阵，它才会艰难地睁开眼睛，朝你看一眼。

我觉得它差不多已经处在半昏迷的状态中了。

可一天早晨，我路过打谷场旁的象房，惊讶地发现，嘎羧的神志突然间清醒过来。

虽然它的身体仍然衰弱不堪，但精神却处在亢奋状态中，两只眼睛烧得通红，见到波农丁，“啾啾啾”短促地轻吼着，鼻子一弓一弓，鼻尖指向象房堆放杂物的小阁楼，象蹄急促地踢踏着地面，好像是迫不及待想得到小阁楼上的什么东西。

开始波农丁不想理它，它发起脾气来，用鼻子抽打房柱，还用庞大的身体去撞木板墙。

象房被折腾得摇摇欲坠。

波农丁拗不过它，只好让我帮忙，爬上小阁楼，往下传杂物，看它到底要什么。

小阁楼上半箩谷种、两串老玉米和几只破麻袋，其他好像没什么东西了。

我以为嘎羧精神好转起来想吃东西了，就将两串老玉米扔下去。

它用鼻尖钩住，像丢垃圾似的丢出象房去。

我又将半箩谷种传给波农丁，他还没接稳呢，就被嘎羧一鼻子打泼在地，还赌气地用象蹄践踏。

## &lt;&lt;最后一头战象&gt;&gt;

我又把破麻袋扔下去。

它用象牙把麻袋挑得稀巴烂。

小阁楼的角落里除了还有一床破篾席，已找不到可扔的东西了。

嘎羧仍焦躁不安地仰头朝我吼叫。

“再找找，看看还有啥东西？”

波农丁在下面催促道。

我掀开破篾席，里头有一副类似马鞍的东西，很大很沉，看质地像是用野牛皮做的，上面蒙着厚厚一层灰尘。

除此而外，小阁楼里真的一样东西也没有了。

我一脚把那破玩意儿踢下楼去。

奇怪的事发生了，嘎羧见到那破玩意儿，一下安静下来，用鼻子“呼呼”吹去蒙在上面的灰尘，鼻尖久久地在破玩意上摩挲着，象眼里泪光闪闪，像是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哦，闹了半天，它是要它的象鞍啊！”

波农丁恍然大悟地说，“这就是它当战象时披挂在背上打仗用的鞍子。

我们当年把它从战场上运回寨子，它还佩戴着象鞍，在给它治伤时，是我把象鞍从它身上解下来扔到小阁楼上的。

唉，整整二十六年了，我早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没想到，它还记得那么牢。

嘎羧用鼻子挑起那副象鞍，甩到自己背上，示意我们帮它捆扎。

我和波农丁费了好大的劲，才将象鞍置上了象背。

象鞍上留着弹洞，似乎还有斑斑血迹，混合着一股皮革、硝烟、战尘和鲜血奇特的气味。

象鞍的中央有一个莲花状的坐垫，四周镶着一圈银铃，还缀着杏黄色的流苏。

经历了二十六个春夏秋冬风霜雨雪，虽然已经有点破旧了，却仍显得沉凝而又华贵。

嘎羧披挂着象鞍，平添了一股英武豪迈的气概。

“它现在要披挂象鞍干什么？”

我迷惑不解地问道。

“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波农丁皱着眉头伤感地说。

“我想，它也许要离开我们去象冢了。”

我听说过关于象冢的传说。

大象是一种很有灵性的动物，除了横遭不幸暴毙荒野的，都能准确地预感到自己的死期，在死神降临前的半个月左右，便离开象群，告别同伴，独自走到遥远而又神秘的象冢里去。

每群象都有一个象冢，或是一条深深的雨裂沟，或是一个巨大的溶洞，或是地震留下的一片凹坑。

凡这个种群里所有的象，不管生前浪迹天涯海角漂泊到何方，最后的归宿必定在同一个象冢。

让人惊奇的是，小象从出生到临终，从未到过也未见过象冢，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凭着一种神秘力量的指引，也能准确无误地寻找到属于自己种群的象冢。

“就算它打算去象冢了，也没必要披挂这么沉重的象鞍呀！”

我说。

“这我就说不清了，也许，嘎羧天生是个小气鬼，临走在向我们讨回属于它的东西。

唔，这象鞍本来就是它的嘛。”

我觉得这种解释十分牵强，嘎羧平时并不吝啬，恰恰相反，待人还挺慷慨挺厚道的。

我好几次看见，它卷着一串香蕉在路上走，寨子里的小孩伸手向它要，它都会用那根万能的鼻子撕下来给他们。

我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嘎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要回那副象鞍，含有一种很高级的情感。

果然被波农丁说中了，嘎羧准备告别曼广弄寨，找它最后的归宿了。

它绕着寨子走了三匝，对救活它、收留它并养活它二十六年的寨子表达一种恋恋不舍的心情。

嘎羧要走的消息长了翅膀似的传遍全寨。

男女老少都拥到打谷场来为嘎羧送行。



## <<最后一头战象>>

大家心里都清楚，与其说是送行，还不如说是送葬，为一头还活着的老战象出殡。

许多人都泣不成声。

村长帕琺在象脖子上系了一条洁白的纱巾，在四条象腿上绑了四块黑布。

老人和孩子捧着香蕉、甘蔗和糯米粑粑，送到嘎羧嘴边，它什么也没吃，只喝了一点凉水。

日落西山，天色苍茫，在一片唏嘘声中，嘎羧上了路。

送行的人群散了，波农丁还站在打谷场上痴痴地望。

我以为他在为嘎羧的出走而伤心呢，就过去劝慰道：“生老病死，聚散离合，本是常情，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不料他却压低声音说：“小伙子，你有胆量跟我去发一笔财吗？”

“见我一副茫然无知的神态，他又接着说：“我们悄悄跟在嘎羧后面，找到那象冢……”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是要我跟他合伙去捡象牙。

在热带雨林里，大象的躯体和骨头会腐烂，象牙却永远闪耀着迷人的光泽。

象冢由于世代代埋葬老象，每一个象冢里都有几十根甚至上百根象牙，毫不夸张地说，找到一个象冢就等于找到一个聚宝盆。

聪明的大象好像知道人类觊觎它们发达的门牙，生怕遭到贪婪的人类的洗劫，通常都把象冢选择在路途艰险人迹杳然的密林深处，再有经验的猎人也休想找得到。

## <<最后一头战象>>

### 编辑推荐

《最后一头战象》介绍了一头即将步入坟墓的战象，奋力披挂上当年的象鞍，跋山涉水赶往百象冢，要与曾和自己浴血奋战的伙伴们葬在一起。  
精明的猎手觊觎百象冢里几百根价值连城的象牙，一路悄悄尾随在老战象身后。  
苍茫暮色中，老战象用尽生命中最后的力量，与同伴们会合，与这片曾经洒满热血的土地会合。

<<最后一头战象>>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